

記者：您自己是佛教中人，您對法輪功的感覺是怎麼樣？

師父：法輪功與佛教是風馬牛不相干。

記者：風馬牛不相干？

師父：對。

記者：為什麼？

師父：因為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。佛教的宗派雖然很多，都是依據佛經典來學習、來修行，法輪功是沒有任何經典做依據。而且釋迦牟尼佛當年在離開我們人間之前，他教訓弟子，因為弟子對他很懷念，「佛不在世了，佛是我們老師，老師不在世了，我們後世人應該依什麼來修學？」佛當時就說了四句話，第一條要「依法不依人」，法就是他所講的經典。留下來的教訓一定要遵守，對經典的道理要懂得，裡面教導我們做人處事的一些方法都要知道，真正能夠依教修行，這是佛弟子。

第二條他教導我們「依義不依語」，要依釋迦牟尼佛的意思，不必依他的語言。因為他知道將來他的教訓會傳遍全世界，經典一定需要翻譯，翻譯文字就不同了。那就是說，同樣一部經兩個人翻不會翻得一樣，意思對了就行，不一定語言要一樣，依義不依語。第三條教導我們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。什麼叫「了義」？了是「明了」的了，「了義」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完全能夠落實在我們自己生活上，我們統統用得上。所學一定要有用處，如果所學非所用，這是不了義，一定學了就有用處。

佛法教人真誠，如果我們自欺欺人，這是錯誤的，決定錯誤。佛教我們守規矩，守規矩就是持戒。佛家講「持戒」，持戒用今天

的話來說就是「守法」。所以佛在戒經裡面，大家都曉得《梵網經》就是菩薩戒經，《梵網經》裡面佛最重要的兩句話，現在大家都忽略了。第一個是「不作國賊」，不做國家的賊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決定不可以做損害國家社會利益的事情。第二個「不謗國主」，對於國家領袖一定要擁護，決定不能毀謗，這是重戒！這是很重要的。在《瓔珞經》，佛教導弟子，第一個是「不漏國稅」，現在偷稅的事情很多，這是決定不許可的；第二個就是「不犯國制（國家的制度）」，決定不能犯國家的法律，決定不能違犯地方上的這些風俗習慣、道德觀念。

我們今天看法輪功所表演的，完全相違背，它決定沒有佛教經典戒律的依據，所以這不是佛教，他是打著佛教的旗號。現在是無所謂，在從前這是犯罪的，是決定不許可的。現在民主自由開放，不能限制，言論自由，出版自由。在古時候不可以，古時候言論、出版國家都加以限制，凡是損害社會良好風俗習慣的都是被禁止的。從前國家實在講，對人民是有責任，有保護的，現在民主就沒有了。民主，邪知邪見擾亂社會，社會就動亂不安，人民痛苦，是從民主來的。

記者：依您的意見，比如說較早之前，香港特首講過，他批評法輪功的原因就是，他覺得法輪功以前說自己只是個練功團體，現在他可能做了很多好像被人感覺很有政治目的的這些活動。以前的法輪功跟現在法輪功您覺得它的變化是怎麼樣？

師父：練身體應當是好事情，如果變成一個政治團體，把它變成類似政黨，來奪取政權，想統一世界，這要福報，沒有這麼大的福報他做不了。能夠統治國家、統治世界，這一定要有道德。用陰謀手段，這是決定達不到，不可能得到全民的擁護，所以那是另當別論。

佛教是佛陀非常完善、善良的教學，佛教幾千年來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，所以我們對於他們種種邪知邪見也不批評，沒有批評的必要。批評，是它有相當價值、有相當分量，才值得批評。從前袁世凱所作所為章太炎先生就不批評，人家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批評？」「不夠資格。」袁世凱聽到這個話，把章太炎捉去坐牢，坐了一個多月，還是把他放出來。他就是不說他的壞話，就是這麼一個理由，就是「你不值得我說，不值得我批評」。所以，我們對他不批評，只要大家真正認識什麼是佛教，自然就明白了。

記者：其實民主現在是很多國家、很多地區都非常嚮往的一件事情。現在法輪功在香港是最活躍的，而且香港現在實行的是一國兩制，很多人都說香港因為相當民主，所以法輪功就好像您剛才所說的，可以這麼自由的活動。法輪功可以自由的活動，以前在大陸可以這樣，現在已經輪到香港，還有現在也在台灣，您覺得什麼社會因素令法輪功可以這麼強大？

師父：我相信這後面一定有人支持，決不是單純的，單純的人不可能做到，後面一定有非常強大的力量在支持。這個支持，是那一個支持的人利用法輪功做為手段，他的目的真正是想統治世界。今天大家都曉得，在外國我們常常聽到，說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」，他希望用法輪功把中國打垮。把中國打垮，他才能統治世界，有中國，這是統治世界一個很大的障礙。所以我相信法輪功是別人的一個工具。他們自己執迷不悟，中國人自己來打中國人，這是非常痛心的一樁事情。真正能夠了解中國文化、了解中國歷史，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，決定不會做傷害中國人的事情。

記者：現在世界潮流都想強身健體，當初很多人加入法輪功可能就是為了身體健康。其實他們的要求很單純，現在變成這樣子。對這些人你有什麼看法？

師父：這些人都是非常善良的，無可厚非。但是一些人迷惑，不能辨別邪正是非，被人利用，這就很可憐。這個原因在哪裡？原因是沒有正當的教育。他為什麼相信邪教？為什麼對邪教相信那麼深？我說這是負責教育的人有責任，你沒有把他教好，你的教學使他對於邪正是非都不能辨別，這是教學徹底的失敗！

記者：現在法輪功最多的信眾是在大陸，您覺得是不是因為大陸過去在文革那時候…？

師父：對，不錯不錯。中國大陸，這是講我們中國人，可以說從這一個世紀以來，這一百年，如果再往上推，應該推到兩百年或者到一百五十年，外國文化侵入中國之後，標新立異，中國年輕人一味嚮往外國的文化，把中國自己的道統完全丟棄，現在完全廢除了，所以邪知邪見全進來了，這是非常可惜的。

記者：自己的文化基礎已經毀滅？

師父：不錯，自己文化基礎已經全部毀滅了，現在的人真的是父不父、子不子、國不國、家不家。我們遭受這麼大的痛苦，中國古人講得好：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」哪些是老人？孔子、孟子是老人，釋迦牟尼佛是老人，這些人的教訓，我們要是不聽，把它毀跡了，世界就是亂世，人民就應當受苦。受苦往後還有災難，可能比這個災難重十倍、百倍都不止，這是自己要承受後果。

記者：中國政府現在已經在努力打擊法輪功，他們也是擔心有這種現象出現。除了打擊法輪功之外，剛才您所講的教育，您覺得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面應該做哪些功夫才對？

師父：法輪功不必打擊，為什麼？用不著打擊，不值得打擊，批評都不值得了，哪裡還值得打擊？關鍵是怎麼樣教中國老百姓有能力辨別是非善惡，這是一個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中國人把倫理道德的教育捨棄了，決定亡國滅種。

記者：是加強下一代的教育？

師父：對！不錯，我們祖宗留下來的，中國是五千多年文化，在這個世界上不會被毀滅，就是靠祖宗的教誨。

記者：就是下一代一定要認識多一點中國的歷史文化。

師父：就是要認識，我們今天講多元文化，已經把範圍擴大了，認識人與人是什麼關係，人與自然環境是什麼關係，人與天地鬼神是什麼關係。聖人的教誨無非是把這些關係給我們講清楚、講明白。你統統明瞭，你就知道怎樣做人，怎樣處事待人接物。所以，教育比什麼都重要！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不是武力在前面，教學為先。

記者：繼續再跟您談深入一點的。您現在有自己的攝影棚，又有自己出的書，還有電腦網路，您是不是想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宣揚出去，讓下一代能多認識這方面的知識？您覺得小孩子應該什麼時候最適合讓他接觸我們自己中國文化？

師父：應該從三歲、五歲就要開始。

記者：您可不可以透露在新加坡您的弟子有多少？

師父：現在新加坡我們有一個培訓班，學生有三十多個人。

記者：三十多個人，都是什麼人？

師父：多半都是出家人，在家的現在只有四位。

記者：是不是出家人可以比較深入了解佛法？

師父：不是的，出家人也跟在家一樣。我們選擇這個行業、選擇這個學科，就像你們念大學選科系一樣，我們選擇這個學科、我們選擇這個行業，終身奉獻為社會教育。

記者：您可不可以透露您今年貴庚？

師父：我今年七十五。

記者：看不出！您中氣還很足。

師父：所以身體健康不需要練功，練功收不到效果，身體健康要心清淨，心清淨身體就清淨。

記者：因為我有接觸過一點點，那就是要我在那邊打坐，跟我們佛教裡面的打坐一樣嗎？

師父：完全不一樣。他只是學那種形式，內容完全不相同。

記者：您可不可以舉個例子，比如說他講的練功跟佛法的靜坐？

師父：我對它不了解，我沒有研究，但是我相信它不一樣，為什麼？如果它要是跟佛教一樣，佛教是溫和的，佛教絕對不會搞什麼運動，佛教絕對不會走上街頭，他要走上街頭，那肯定不是佛教。佛教的修行要淨化自己的身心，淨化自己身心第一個要能離開煩惱。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在《壇經》裡面講的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你還看到世間這個不是、那個不是，你的心就亂了，你怎麼能靜得下來？所以心地清淨是外面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裡頭決定不落一點痕跡，這是佛法。

記者：是不是佛法裡面講，人世間有那麼多的毛病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因為你到凡塵接受考驗？

師父：不是的。佛家講，許多宗教也講，人不是一生，人有前世，過去生中他累積的煩惱習氣，現在外面又有這些不好的外緣，內外交感，人就起惡心、就生惡念，行為就越軌，造作許許多多罪業，那就感受很多的苦報。所以聖賢人出現在世間唯一的目的就是教化眾生，我明白了，我要勸導大眾。

中國人講聖人，「聖」是什麼意思？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明瞭、他明白了，叫做聖人。明白的人也就是我們講的先知先覺，先知先覺有責任幫助後知後覺，幫助不知不覺。所以無論中國、外國，這些大聖大賢都是作師、做典範的。我們看每一個宗教的創教人

都是好老師，都是教人為善。教人為善裡頭頭一條就是孝順父母，連伊斯蘭教，連基督教《聖經》都講到要孝敬父母。中國儒家跟佛教他們的教學，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

記者：佛教比較寬宏大量，可以容納其他的宗教。但是法輪功只會批評這個宗教、那個宗教，然後就說自己是最好的。您覺得這樣是不是已經犯了大忌？

師父：這樣子你自己心不清淨，為什麼？你有妄想，還有分別，還有執著。只要有妄想分別執著，真理就見不到。你要想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必須把妄想、分別、執著放下，你的心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你才能看到真相，你才能用智慧而不用成見。如果還有妄想分別執著在，你決定沒有智慧，你所見到的，是感情作用，我們講「情見」，情見就會產生很多錯誤。你是感情的見解，不是智慧。

記者：我們中國有說人本善，也有說人本惡兩方面，您對於這個有什麼看法？

師父：亞視的何守信居士也問過我。聖人說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個話是正確的。說善、說惡，那是習性不是本性，那是習慣、習性，不是本性，本性大家都是一樣的，所以本性純善，不是善惡的善，善惡的善是相對的。

記者：您比較覺得人本善？

師父：確確實實心地都是本來善的。人沒有經過聖賢的教育，古人講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他會受環境的影響。真正有修行、有德行的人，不受環境影響，他永遠保持他的清淨。

記者：不好的東西實在太多了，尤其是現在，現今這個社會都比較講民主，大家都說自由。與弟子之間，您會不會有什麼分享，怎麼樣去做，把出污泥而不染表現出來？

師父：我們是每天在檢討。第一個要放棄自私自利，這是頭一樁事情。如果人不能放棄自私自利，他就沒有辦法脫離社會的影響。所以真正要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、成就自己的道業，頭一條要把自私自利放下，起心動念再不要為自己想。今天我們不能只想一個國家，想我這一個國家，別的國家跟我就發生衝突，對不對？我好，別人不好，我還是得不到安全，今天最低的範圍要為全世界想。

我在新加坡聯合所有的宗教，我跟他們接觸，各個宗教都第一、都平等。我舉個例子跟你說，好像我們一個人的身體由許多器官組成的，我們佛教是眼睛，基督教是鼻子，伊斯蘭是耳朵，各個第一，身體健康。如果說我眼睛第一，鼻子、耳朵不行，法輪功就很顯然，他是眼睛、他是第一，全身都壞了，他死路一條，他活不成的。各個都第一，人人第一，每個國家第一，每個族群第一，每個宗教第一，每個文化第一，各個都第一，我們的社會健康，我們的地球健康，我們大家才能享福。所以一定要互相尊重、互相敬愛、互助合作，共同創造大同、安定、繁榮、幸福美滿的生活。只有我第一，別人都行，自己也是死路一條，決定講不通的。你從這上一看，法輪功值不值得學習就曉得了。

記者：中國大陸宗教還不夠自由，西方社會才有自由，你對自由這個概念有什麼看法？

師父：在西方是鼓勵人家相信宗教，因為相信宗教的人畢竟起心動念能夠受到約束。比如信佛，他起心動念一定想到佛菩薩的教誨，佛菩薩教我們什麼可以做、什麼不可以做，這比法律還有效。信仰一般宗教的，他相信神，起心動念他不能違背神的意願，所以宗教都是好的。至於你信哪個宗教，決定是自由，你自己去選擇。

我們今天聯合全世界的宗教，要求我們把心量拓開，走出自己



宗教的框架，我們要求世界和平，整個社會安定，這個社會是指全世界的社會。所以不可以自私自利，如果只是我這個教好，別人的教都不如我，這樣的傳教，觀念是錯誤的。就像我剛才講，我這個眼睛好，我的其他器官都壞了，你去想想這個道理，錯了。從前古人講，「若要佛法興，除非僧讚僧」，不同的宗派要互相讚歎。今天我們要想全世界和平安定，一定要宗教互相讚歎。三月十五號新加坡天主教請我去講《玫瑰經》，我現在天天在讀。

記者：您的觀念真的很新，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。

師父：我跟所有宗教相處非常好，真的跟自己兄弟姊妹一樣。

記者：聽您講這一番話，真的勝讀十年書。

師父：我們以真誠心待人，完全沒有自私自利，我們熱心幫助他們。

記者：宗教其實主要是淨化一個人的心。

師父：不錯！決定要平等，佛法頭一個就是平等。佛心是平等心，我們的心是平等的，跟佛就接近；我們心不平等，跟佛就遠離了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哪個是佛、哪個不是佛，不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嗎？不平等不是佛。

記者：好，謝謝您，謝謝淨空法師。